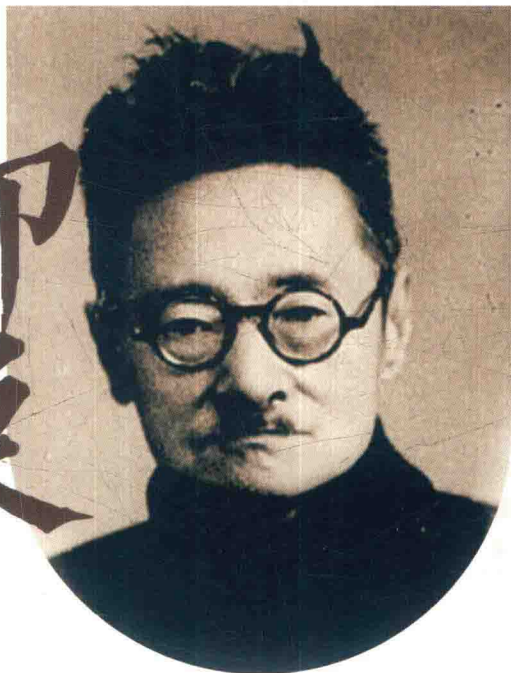


· 印象刘文典三部曲 ·



# 劉文典 印象

章玉政 主编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· 印象刘文典三部曲 ·

# 印象 刘文典 字典



章玉政 主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象刘文典/章玉政主编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7.3  
ISBN 978-7-5650-3287-5

I. ①印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刘文典(1889—1958)—生平事迹  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6091 号

## 印象刘文典

章玉政 主编

责任编辑 疏利民

出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次	2017年3月第1版
地址	合肥市屯溪路193号	印次	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邮编	230009	开本	710毫米×1010毫米 1/16
电话	总编室:0551-62903038 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	印张	17.75
网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字数	217千字
E-mail	hfutpress@163.com	印刷	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
		发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3287-5

定价:36.00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总序

# 狂士本色：刘文典和他的时代

章玉政

1928年，在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：一位大学校长公然顶撞当时的最高元首蒋介石，由此成为民国时代人格独立、精神自由的一个样本。

这位大学校长就是安徽合肥人、国学大师刘文典，时任安徽大学文学学院院长，代行校长职权。一个小人物竟然敢于向权力人物发起此般挑战，这完全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想象，因而在意义上被不断放大，成为一杆引人追慕的道德标尺。

## “匹夫有责”的家国情怀

中国知识阶层素有“士”的传统。两千多年前，儒家大哲孔子便为

“士”这个群体立下了人生的终极价值——“士志于道”。

士者，事也。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。毕竟，无论是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说，“士”都只能算是“低级之贵族”（顾颉刚语），并非显贵，但在他们的心中，却始终装着家国天下，装着芸芸众生，装着道统传承，于是乎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便成为士人们一直孜孜不倦、矢志无悔的追寻。

中国大历史，上下五千年，风云变幻，朝代更迭。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“士”的精神风貌各不相同，却总能在断裂与承续之间找到合适的路径，引领时代向一个辉煌的起点迈步。换句话说，正是因为“士”的存在，“天下无道”才有可能变为“天下有道”。

不可否认，“士”的传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颠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具“世俗化”色彩的现代知识分子。但“士”的精神谱系仍在延续。正如当代史学大家余英时在《士与中国文化·新版序》里所说：“‘士’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，‘士’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，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。”

诚哉斯言。以刘文典为代表的“五四”时代的中国知识人，正是这种断裂与承续的典型样本，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同时，骨子里仍不脱“士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流风余韵。这就是人们至今仍常常追念这一代人的内在心理。

众所周知，刘文典是安徽最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者之一，后来又投身于“二次革命”，失败后流亡日本，加入中华革命党，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。他还是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早期作者之一，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刘文典等“新青年群”的努力，后来被学界称之为“知识分子的反叛”，其启蒙价值不言而喻。他们高举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与“赛先生”

(科学)两面大旗,从批判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入手,主张中国文化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,并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标本来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思想行为。在他们的“凯歌高奏”声中,偶像被打倒,传统被撕裂,经典被误读,权威被冲击,这无疑为后来轰轰烈烈的“五四事件”奠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石。

当然,“五四”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观念、政治主张,未必都是正确的,有的确实有些极端甚至是荒谬的,所以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论战,如科学与玄学的论战、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,等等,大家吵得不亦乐乎,各不相让,似乎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。但思想启蒙这东西正应如此:在纷繁复杂的论争、多种声音的交汇中,相互碰撞,求同存异,尊重个体的力量,坚持批判的精神,不断向前,直至找到新的方向。

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,只不过是一群纯粹的知识分子,之所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,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、时代背景大有关联,但更多还是缘于他们内心无法抹去的使命担当,即所谓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

即便是后来置身于高校之中,每日常卷青灯,刘文典依然对窗外的世界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沉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,刘文典先后多次撰文、发表演讲、翻译著作,呼吁国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“意见、政策和野心”。西南联大时期,刘文典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不良癖好,偶尔会因此而耽误上课、演讲,但更多时候,他并非“整天躲在小屋里”,而是始终对天下大势、中日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思考,并应邀为《云南日报》《中央日报》等报刊写下了大量颇具卓识的政论文章。

刘文典虽然不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,但因为早年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,深知这个国家“立国的精神和世界各国根本不同”。更值得一提

的是，尽管日本侵华给刘文典及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灾祸，但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和日本人。他认为，爱国需要激情，但不能只有激情，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日本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，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。中日关系，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，时时回望，而又不弃向前，这样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。

### “舍我其谁”的学术担当

刘文典为什么会成为刘文典？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过，刘文典的“狂”是真的——所谓“狂”，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“天下第一”，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：我不在，这门学科就没了！这种“舍我其谁”的狂傲气概，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。

刘文典生于1891年。这一年，尽管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，但晚清政府日渐衰微，备受西方列强的凌辱，民众苦不堪言，纷纷揭竿而起，仅当年就发生“扬州教案”“芜湖教案”“武穴教案”“宜昌教案”等群体性事件。历史风云，呼啸而来，喷薄待发。

处在这样的新旧转型时期，刘文典从小就接受着两种文化形态的熏陶：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，一种是来自异域的西方文化。一方面，师承刘师培、章太炎等国学大师，熟读儒家经典，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；另一方面，跟在美国传教士后面，或利用负笈日本的机会，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到了西方的“新学”，如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丘浅次郎的《进化与人生》，海克尔的《宇宙之谜》《生命之不可思议》等，“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”。

这一点，表现在治学上，则是精深的学术路径与开阔的学术视野，一

出手就是代表作。

1917年，在陈独秀的引荐下，刘文典成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，当时只有26岁。一开始，这个毛头小子并不被那些“老资格”的学者们所看重，辜鸿铭还曾当面嘲讽过他。但刘文典凭借师承国学大师的学术素养，再加上广博涉猎的学术视野，很快就在“比较难啃”的古籍校勘领域“独树一帜”。

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是刘文典的成名作。1921年9月24日，胡适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刘叔雅（文典）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，把《淮南子》整理了一遍，做成《淮南鸿烈集解》一部大书。今天他带来给我看，我略翻几处，即知他确实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。”在同一天的日记里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：“叔雅，合肥人，天资甚高，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。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，以我所知，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。叔雅性最懒，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工夫，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！”他甚至“破天荒”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，为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擎旗开路。

伴随着《淮南鸿烈集解》的出版，刘文典声名大振，一举成名。此后，他又陆续完成《三余札记》《说苑斟补》《庄子补正》等书稿。国学大师陈寅恪亲自为《庄子补正》作序，称：“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，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，而示人以准则，岂仅供治《庄子》者之所必读而已哉！”此般评价，堪称罕见。

在主攻校勘学的同时，刘文典还积极从事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，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《进化与人生》《进化论讲话》和德国学者海克尔的《生命之不可思议》《宇宙之谜》等著作，被胡适赞誉为“译笔竟一时没有敌手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，当选全国政协委员，但他不



辍学术耕耘，继续致力于《杜甫年谱》《文心雕龙研究》《王子安集校注》等书的著作。

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说，像刘文典这一辈人，他们身处风云变幻的历史风云之中，个别人物如蔡元培、陈独秀等在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中，在革命力量的组织、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，但总的来说，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，都是倾向学问钻研、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。

学术，是他们一生的骄傲与根本。整理国故，再造文明，是他们内心永在的归宿地。

### “独立自守”的文人风骨

那个时代的大师，让人至今追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：他们往还是极富个性的“这一个”，清高自守，孤傲狂狷，坚守着传统士大夫的风骨，不为世俗的力量所轻易妥协。

在很多人的眼中，刘文典就是文人风骨的代名词。那么，刘文典为何会成为特立独行的“这一个”？

事实上，刘文典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但他一直自称“十二万分佩服”国学大师陈寅恪。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：“这是陈先生！”然后，又跷起小拇指，对向自己说：“这是刘某人！”

在陈寅恪的身上，令刘文典感到钦佩万分之外的，除了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”的渊博学识，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。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。

1927年6月2日，陈寅恪的清华同事、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，两年后陈寅恪为之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、景仰的纪念碑文：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

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独立的精神、自由的思想，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。

这正如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在《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》中所宣称的，中国现代大学应具备三个基本原则：第一，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；第二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；第三，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。“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。”说完，挂冠而去。

刘文典时代的知识分子独有其人格的魅力，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，“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，这是有独立、自由、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，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，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，为我们‘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’”。

如今，斯人已远，空余嗟叹。越是这样的时刻，我们越能深切感受到“狂人刘文典”的真正价值。正如我多年前写道：应该说，在中国人的字典里，“狂”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，似乎总意味着浮躁，意味着无知。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，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，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，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与把握。

我以为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频频谈起刘文典和他的那个时代的因缘所在。

写于2016年9月18日国耻日

# 目 录

总序	001 / 狂士本色：刘文典和他的时代	章玉政
第一辑	003 / 忆刘文典	何 晋
雪泥鸿爪	007 / 执掌安徽大学时期的刘文典	吴东儒
	013 / 我所亲历的安徽大学学潮	李广涛
	016 / 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	石慧庐
	020 / 北大忆旧	严薇青
	022 / 刘叔雅先生最近给我的印象	平 林
	025 / 教授印象记·刘文典（叔雅）	佚 名
	028 / 一位稀里糊涂的和事佬	张中和
	031 / 另一次会面	沈虎雏

- 034 / 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 萧 荻
- 039 / 陈寅恪、吴宓与刘文典 吴学昭
- 045 / 一段小小的波折 王玉哲
- 048 / 刘文典谈鲁迅  
——说鲁迅是一个具有“迫害狂”心理的人  
佚 名
- 050 / 西南联大教授与滇剧 陈立言
- 055 / 刘文典教授见到了毛主席 张友铭
- 057 / 国学大师之死  
——刘文典先生在一九五八年 张有京
- 069 / 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 高语罕
- 071 / 听刘文典谈二次革命 王善生
- 073 / 刘文典营救陈独秀 马叙伦
- 074 / 北大感旧录·刘叔雅 周作人
- 076 / 人权与约法 胡 适
- 082 / 知难行难 鲁 迅
- 084 / 忆刘叔雅 钱 穆
- 086 / 刘叔雅 张中行
- 089 / 刘教授文典 金克木
- 092 / 刘文典先生 任继愈
- 095 / 题《刘文典全集》 张岱年
- 096 /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吴晓铃

第二辑  
学林述往

	099 / 闻雁有感二首寄叔存北平兼讯叔雅	王星拱
	101 / 梦同学刘文典 (外二首)	释本际
	104 / 寄怀叔雅北平	杨庶堪
	105 / 浣溪沙·寄叔雅	顾颉刚
	106 / 送别刘叔雅 (文典)	谢无量
第三辑	109 / 夜访刘叔雅先生	龔 西
薪传有道	112 / 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	王彦铭
	116 / 忆刘文典师二三事	宋廷琛
	121 / 怀刘叔雅先生	赵捷民
	124 / 听刘文典讲《红楼梦》	张世英
	126 / 回忆刘文典先生	刘兴充
	130 / 忆刘文典改考卷	刘兴育
	132 / 叔雅先生	吴进仁 张志军等
	147 / 我印象中的刘文典先生	杨一兵
	150 / 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	陈红映
	159 / 怀念刘文典师	马兴荣
	164 / 刘文典先生二三事	如 海
	166 / 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	傅来苏
	170 / 刘文典先生授课记	吴 棠
	172 / 悔	李必雨
	180 / 五十年代末的刘文典	雷国维
	183 / 刘文典先生逸事	孙维骥

第四辑

书边余墨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86 / 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 传 |
| 193 / 我记忆中的刘文典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| 刘明章 |
| 197 / 刘文典语妙千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程靖宇 |
| 205 / 《淮南子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梁启超 |
| 207 / 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初印象                    | 胡 适 |
| 210 / 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附记                 | 陈寅恪 |
| 212 / 读刘译《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》               | 吴景贤 |
| 218 / 刘先生治《庄子》的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| 徽 阁 |
| 222 / 重拾起尚未忘却的记忆<br>——受叔雅先生耳提面命的零星回忆 | 张文勋 |
| 236 / 忆刘文典先生谈骈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群 庆 |
| 238 / 听刘文典讲庄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一鸣 |
| 240 / 听刘文典先生讲版本校勘学                   | 郑 千 |
| 243 / 刘文典先生评诗追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傅来苏 |
| 247 / 同标共趋“进化与人生”<br>——刘文典的科学造诣      | 李作新 |
| 250 / 悔作《评刘文典〈庄子补正〉》记                | 王叔岷 |
| 252 / 刘文典先生与杜甫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| 彭安湘 |
| 260 / 刘文典诗存笺注跋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文勋 |
| 263 /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章玉政 |

第一辑 { 雪泥鸿爪





# 忆刘文典<sup>①</sup>

何晋

刘文典，字叔雅，1889年<sup>②</sup>出生于安徽合肥，一生中从事教育事业达四十年之久，久为国内外学者所共挹。

刘文典幼年就学私塾，十八岁时留学日本，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，在日本加入同盟会，任过孙中山先生秘书处秘书。为了讨袁革命的需要，他由日本回国，潜入上海，在法租界同于右任、邵力子等人创办《民立报》，刘文典任编辑，并以笔名“刘天明”或“天明”撰写文章，大力宣传民主思想，对于当时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斗争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1915年因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卖国罪行，《民立报》遭到查封停刊，袁并派人在上海刺杀革命党人。刘文典和宋教仁、范鸿仙（合肥人）同时被刺<sup>③</sup>，宋、范二人遇刺身亡，刘手臂中弹幸存。

① 作者原名何保生，系刘文典先生亲属，曾与之一起生活多年。

② 编者注：一作1891年。

③ 编者注：应为作者误记，宋教仁、范鸿仙与刘文典遇刺，不在同一时间。